

· 話 劇 ·

百年大計

叢 深 作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編號：4018

百年大計

著 者： 叢 深

出版者： 東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(瀋陽市馬路灣)

發行者： 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
(瀋陽市馬路灣)

印刷者： 東 北 新 華 印 刷 廠
(瀋陽市鐵西區裕工街)

字數：27,500

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版

印數：1—10,000

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：1,800元

時 間：

一九五三年的盛夏。

地 點：

某大型電機製造廠的建築工地。

人 物：

郭海山——四十多歲，混凝土工小組長。（簡稱郭）

董振有——三十二歲，混凝土工程施工員。（簡稱董）

夏靈芝——二十六歲，中型電機製造廠的捲綫女工。

董振有的妻子。（簡稱夏）

魏殿文——三十五歲，混凝土工副組長。（簡稱魏）

賀主任——三十六歲，大型電機製造廠工地主任。

（簡稱主）

佈 景：

這是工地工人宿舍的一個角落。舞台左側露出一座房子的一頭，草蓋，磚牆；在朝着舞台的房山頭上開有一門，門旁掛着一個上寫「混凝土工第一小組宿舍」字樣的木牌子。房山頭的前面有兩個花池子，花池子的周圍是用碎磚頭砌的，裏面開滿了鮮花。花池子裏

還插着幾根杆子，牽牛花和看豈順着杆子爬了上去，又順着連在杆子上的幾根繩子爬到房門上端。靠着花池子旁邊的地上，放着一張矮矮的炕桌和幾個小板凳。舞台右側靠後處有幾棵楊樹，在近處的一棵較大的楊樹底下，放着一張條桌和幾個條凳。在台左房後，也有一棵楊樹的上半部露在外面。舞台靠後處有一條矮矮的土台，台上長滿了蒿子和其他雜草。遠方，左側有五一年建起來的中型電機製造廠的鋸齒形廠房；右側，透過幾棵樹可以看到現在正在修建的大型電機製造廠的鋼架子。這座廠房很大，露在舞台上的只是一小部分，從這一小部分可以看到廠房的鋼架子正在往起豎，兩架高高的臂式起重機矗立在鋼架子的盡端。鋼架子的外面，有一排等距離的邊排柱子的模型板並立着。舞台的左側房後邊是通往工地辦公室和大門去的道；右側是通往其他宿舍和現場去的道。

幕 啓：

現在正是午間休息的時候，工人們都在屋裏睡午覺。很靜，天上有幾片雲彩。

郭海山一個人坐在小板凳上。他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人，沒留鬍子，眼睛笑咪咪的。個子不太高，身體却很壯。上身穿着一件白布衫，下身是灰黃色水龍布

的褲子。衣服上有一些打洋灰濺上的灰點子。脖子上搭着一條雪白的、上邊印着個「獎」字的新毛巾。他正在用心地縫製一件沒有袖的漂白亞麻布的汗衫，嘴裏隨便哼着什麼。從他的神態和聲音裏，使人可以知道他現在正陶醉在一種十分喜悅的心情裏。他的兩隻又粗又大的手，好像和做針綫活這事很不協調。

少頃，魏殿文興高采烈地自台左房後上場，他手裏拿着一個不小的四方包袱——裏邊是錢。

郭：怎麼才領回來呀，老魏？

魏：哈，財務組屋裏人都擠不開，我要不找了個竅門，今晌午就領不出來了。（把包袱放在條桌上，指着包袱說）

郭大哥，你猜咱們組這二十天開下來多少錢？

郭：我沒算計過。

魏：一個人一天均勻着能拉二十多個分哪，超過定額一倍呀！

郭：嗨，可真不少。

魏：咱們組這一期幹的可真猛啊。也不在，董施工員分配給咱們的活也真是肥呀。

郭：（不悅）我跟老董提過多少回，大泡兒活別都分配給咱們組，各組勻乎着幹，可他就算不聽！

魏：（俏皮地）你這可真是「大公無私」啊，施工員照顧咱們，你還倒有了反感了！

郭：咱們幹的是活，爲啥要叫人〔照顧〕哪？咱們知道多拉幾個錢花着順手，人家別的組不也一樣嗎！

魏：別的組，別的組他不是拿不起來大泡兒活呀！

郭：沒的話，打洋灰這玩藝沒有三個月的〔力巴〕，老不培養人家老拿不起來；往後工程越來越多，光靠咱們組這幾十個人能幹過來嗎？

魏：（順手扔過去一盒煙）有錢啦，才打合作社買了兩盒綠錫包。

郭：（打開拿出來一枝，又扔回去）你留着吧，我癮兒輕，抽這個浪費啦。

魏：開開口味唄，我這還有一盒哪。（略停）老董不是叫你下星期上他家去嗎？

郭：是啊，我還疑疑思思的呢，你說去不去呢？

魏：人家老董兩口子這麼熱心給你們介紹，不去還行啦！老董不是說他把女方也領他家去，讓你們倆來個對相對看嗎？

郭：聲不熟面不熟的，見面說啥呀！多抹不開。

魏：人家年輕人都講自由戀愛；咱這老臉皮厚的還在乎那個呢！再說，你早該上老董家串個門，常來常往的也顯着〔混合〕。

郭：我真有點打噱！

魏：去吧，我陪你一塊去，你還可以捎帶着參觀參觀，老

董老婆好體面個人啦，可開通啦，聽說人家在農村還是婦女主任呢！這到工廠才兩年，就入了黨啦！

郭：（已釘好了最後一個釦子）妥啦，穿上試試，

魏：你真有兩下子，到底自個縫巴上了。

郭：（邊換衣服邊說）這是跑腿子二十五年練出來的喲！你是用不着練這個呀，小時候又有媽又有嫂子，大了又娶媳婦啦。我十六歲就沒家啦，住了半輩子工棚子，誰管哪！有點活想僱人做吧，又沒那麼些錢，就得自個整治唄。

魏：那現在你爲啥還不送成衣舖去做？我要拿我家去給你做上你也不幹！

郭：慣啦，這也像抽煙似的，有癮啦。（新汗衫穿上了）怎樣啊，老魏？

魏：挺好，挺合身。

郭：不是，我問你這份漂白亞麻布好不好？

魏：看你呀，打買來就問我！

郭：（忘形地）這份布真太闊啦，多密實啊，多漂亮啊！

（扭動了幾下身子）夥計，穿到身上溜滑呀！你趁早也買一塊做個小褂穿吧！

魏：我相不中這玩藝，太白了，打洋灰穿這個像個啥。

郭：幹完活再穿哪。

魏：（笑）百貨公司將來非收你去當推銷員不可！

郭：你不明白呀，我親身參加修的這個亞蘇廠，現在出來布啦，心裏分外有股子勁兒啊！你知道這布爲啥這麼白？

魏：漂出來的唄。

郭：（驕傲地）那個漂白室的洋灰活，就是原來咱們組這幫人幹的！那啥你還沒參加公司呢吧？

魏：嗯，那時候我還站欄櫃哪。

郭：（回憶着）唉！那些個大洋灰槽子可真不好打呀，費了我們多少勁哪！可是等打出來，連蘇聯專家都說「毆欽喝拉勺！」「頂好！」哪，揭盒子一看，溜光水滑，一點麻子都沒有，鏡子面一樣。

魏：那時候就是你的組長嗎？

郭：嗯。（感情地）閉上眼睛一回想，啥都記的清清楚楚，就像昨天還在那兒幹活似的，可現在布都穿到身上了！多快呀！咱們今年把這個大型電機製造廠再修好了，過年就該出來大個的發電機了！夥計，要照這麼幹下去，奔社會主義還愁慢嗎？

魏：（他的心並未被老郭的話所吸引）你們在亞蘇廠幹活那啥，錢拉的不少吧？

郭：（很覺刺耳）你可真罷了！咋一張嘴就是錢。

（董振有從台右走上。他穿着一身被暴烈的太陽晒褪了色的藍色幹部服，上身敞着懷，露着裏面的淺藍色帶條紋的襯

衫，襯衫的底襟整個散披在褲腰外面，後襟還露在幹部服外面，褲腳挽着，腿上有些泥點子。他的一隻腳前兩天在工作中被釘子扎壞了，纏在腳上的綑帶露在滿是泥污的膠底鞋外面。頭上戴着一頂大邊的麥稻草帽，草帽邊子掉下來很大一塊。幹部服的小兜裏插着鋼筆和鉛筆，大兜裏裝着一個露在外面一小半的紅本子。他顯然是很辛苦，臉上還掛着汗珠，襯衫已被汗水浸濕了幾塊。但他的神情很振奮，腳雖然走路不大方便，走得却很急。)

魏：(熱烈地)呀哈！老董來啦！晌午也沒睡一覺？

董：下來緊急任務啦，夥計！今下晌就開始打甲排柱子！

郭：今下晌就打？

魏：(差不多與郭同時說)今下晌？

董：不光打哪，今下晌還得把甲排這二十多根柱子底下這一節都給搶出來。任務不輕啊！才開完緊急施工會議，人還不能添，就得你們這一個組幹，要不攪拌機供不上。

魏：怎這麼緊哪，老董？

董：到今天，這排柱子的任務按照原來計劃已經拖延四天工期啦。這幾天不是老下雨嗎，盒子板剛調(讀[掉])正好了，下雨一澆，中心綫又歪了；今個這好容易趕上個晴天；頭半晌，測量組急忙把中心綫又找正了。要是今下晌不把底節灌上，再一下雨又白調正了。

郭：（望着天空）這天頭還是得下呀，悶熱嘛。

董：這算叫你猜着了，氣象台說今天下晚就有一場大雨，明天還得拉拉一天。今下晌要不抓緊搶出來，你算算吧，起碼得後天下晌才能開始打，那就拖延一個星期啦。我的天爺，一個星期呀，那還得了嗎。

魏：（遞給董一枝煙捲）抽着，老董。

董：（接過煙，點着火）主任工程師嘴唇都起泡了，施工組長嗓子也啞了，工地主任更着急，大型廠今年要是蓋不上，鬧個「跨年度」，大夥都得挨屁股板子！

郭：準備工作還缺啥不？

董：跑道、腳手架子、石頭子早就讓別的組給你們準備好啦，不客氣話，咱這份施工員多嚒也沒在準備工作上坐過蠟。

魏：（奉承地）是啊，老董多嚒都有計劃性，沒比的！

董：怎樣啊老郭？我才剛在上級面前可給你們吹的挺圓哪！

郭：不吹也不能癆氣呀，平常都能按期完成任務，緊急任務就更沒說的了。

魏：你放心好了，老董！

董：（滿意地）我都多餘問，早就知道你們是這句話！那就把你們組的人都召喚起來吧，開個會，我動員兩句。

郭：（突然想起一件事）可是呢，盒子底下怎麼沖法呀？

董：（不在意地）那好辦，下灰漿以前，捎帶弄兩桶水澆一下就行。

郭：（一驚）呀！那可不行，盒子板裏頭太埋汰呀！

董：沒啥，盒子板支到地梁上以前，都用鋼刷子蘸水把地梁刷的漂白！

郭：那我知道，可是綁鋼筋支盒子那幾天不是老下雨嗎，鋼筋工跟木匠把地梁上頭踩上不老少泥呀。

魏：是，踩上挺厚一層黏泥，完了就把盒子釘巴死了。

董：有點泥也能沖洗。

郭：你就是澆進去多少桶水也是白搭，那泥早都乾巴到上頭了，水桶往下倒水本來就沒衝勁，再讓裏邊密密層層的鋼筋一擋，水到底下那不跟撓癢癢一樣！

魏：是啊，沖不淨。

董：（不大高興）那你說得怎麼辦呢？

郭：上星期我不就跟你提過嗎，我說得接水管子，用帶鐵頭的水龍帶沖，那玩藝衝勁大，幾下子就把泥給衝出來了。

董：你提過接水管子？多嚕哪？

郭：看你這個記性！就是上星期一，下班的時候，在現場，我說接上水管子，趕早就把底子沖淨了，省得到打的時候再開個湊手不及。你說：「還不定多嚕打呢，以後再說吧。」

董：（翻紅本子）上星期一？我怎就沒記着有這麼回事呢？

（指本子）你看，我這上每天的大事小情都記着呢，就沒有你提的這個意見嘛！

郭：（笑）那準是你左耳朵聽，右耳朵冒啦，沒當回事唄！

魏：（笑）老董是忙人哪，也備不住是忘啦。

董：行啦，反正現在也不能接了。

郭：接吧，還趕趟。

董：別扯了，趕啥趟啊，這都快到點了，八字還沒一撇呢，工具組現在還休息，等下晌辦完手續把水管子請求來，再接上，黃瓜菜都涼啦！

郭：現在就上工具組去，跟他們好好說說，能給。水管子請求下來，咱們就去接，就是下半晌耽誤幾十分鐘，我們也保證能攆出來。

董：對付着幹吧，老郭，別再爲這點小事把緊急任務給耽誤了。

郭：你怎麼說這是小事啊？這是關乎工程質量，百年大計的事啊！我記的清清楚楚，頭年冬訓時候，老師講過這個冲底子的事。老師說，底子要是有一點泥，後打上的洋灰就和原來的粘不到一塊啦，那就成了兩截的啦。

董：咳，講是那麼講啊，實際工作要都那麼要求起來，活就不用幹啦。

郭：你這話我可不贊成，實際工作要是不那麼要求，何必那麼講呢！

董：（笑着，好像老郭的話不值一駁，而又不想再駁了，怕影響了團結。）

郭：（順手拿起煙盒和火柴盒比量着，用煙盒當地梁，把火柴盒立到上頭當柱子）你看，這柱子和地梁要是不能成一塊玉兒的，那不就跟把柱子浮攔到地梁上一樣嗎？將來柱子上邊跑起大吊車來，震動的那麼厲害，要再遇着地土上有個震動啦啥的，那不就散花了嗎？

董：（笑）你還給我來了一堂技術課，哈哈，你可真有意思，老郭！

郭：（也笑）我這是聖人門前賣三字經哪，其實這些事你比我們明白的多！

董：是啊，當了兩年混凝土施工員啦，這些道理剛脫產那啥就學過啦。質量這玩藝就是無盡無休哇，洋灰活越乾淨越好，廠房越結實越好。那就看條件允許不允許了。現在咱們光要求好，可以說那是辦不到哇，要不上邊爲啥提出來「又快，又省，又好」呢。

郭：不對！（字字有力地）是「又好，又省，又快」；你整個「浪」的說顛倒了。

董：（詞窮）得了，我沒工夫和你討論宣傳口號。

郭：哼！我看口號還是得好好的討論討論啊！現在還是先

上工具組要緊。

魏：對啦，趕緊上工具組去吧。你放心老董，咱們無論如何也能搶出來！我上工具組去吧，你腳不是還沒好利索嗎？老這麼跑達別再累大發了！

董：（無可奈何地）唉，既然你們都這麼要求，那就去吧，我要再堅持，好像是不接受羣衆意見似的。可是話可說下啦，要因爲接水管子把任務耽誤了，責任可得你們負哇！

郭：（笑）我們負！老魏，好好跟工具組說說！

魏：咳，外交差事咱內行，管保護他們樂樂呵呵地把水管子發給咱們！（向台左側急下。）

（老董在整理腳上的綳帶。）

郭：你腳扎壞了小半個月了吧？還沒見好嗎？

董：一天這麼腳不沾地的跑，還有個好！

郭：請兩天假養養吧。

董：說的呢！現在這叫「緊張施工階段」哪！就得這麼帶病堅持！要不能對得起上級的培養嗎。哎喲！一挖一跳的疼！

郭：真得加小心哪，現場裏碎板子上釘子太多。

董：當施工員這個差事，要想埋頭苦幹，這事就免不了，除非是老在施工組屋裏坐椅子。老郭，今下晌這個任務，漏臉也容易，顯眼也不難哪，要是完成了，瞧着

吧，明天工地廣播員得不住嘴地叨咕你一天，說不定
〔郭海山〕三個字還得到報紙上去遛達遛達哪！可是
要完不成啊，今年這個勛斗（讀〔跟頭〕）就算在大
型廠工地栽啦，我施工員也就得實實惠惠地挨頓屁股
板子。

郭：（笑）上報紙這一層我可沒想到……可是，挨屁股板
子這層就更沒想到。

董：說實在的老郭，我領導過不老少洋灰工了，頂數領導
你們組順手，別的不說，有任務交給你們，不管有多
大困難，到時候準能完成，沒往施工員臉上抹過灰。我
常說，今年我能攤上你們這個組，真是走字兒。像二
組那把人兒稍微費點事的活，就拿不起來。今年我是
學乖了，哪組頂硬，就讓哪組打主力，差點的組，就
讓他們洗石頭子，跑跑〔龍套〕吧！

郭：我早就說過，老董，我不同意你這樣分配活，老陶說
你捧着一組，踩着一組，你應該接受這個批評。

董：誰不同意也不行噢，這叫領導工作的〔方式方法〕，
掌握〔重點性〕，能颶風的颶風，能行雨的行雨。去
年我就沒學會這一套，吃虧不少哇！各組都想照顧，
鬧了歸齊怎樣，工作搞的一團糟，上級對我印象可不
好了！要不今年春天我要求入黨，支部爲啥沒通過
呀！你入黨的事有信沒有？

郭：支部討論完啦，通過啦。

董：通過啦？你怎沒告訴我呀，老郭？我得替你道喜呀！

郭：公司黨委能不能批准還不一定呢。

董：是啊，不容易呀！

郭：灰心啦？不想要求啦？

董：說心裏話，沒有一天不想的！你說，連你弟妹到工廠兩年都入黨了！我現在鬧的比自己的老婆都落後了！

郭：好像你有點不大服氣？

董：沒啥不服氣的。反正我是想開啦，就是拿實際工作來爭取！工作幹好了，問題也就解決啦。老郭，這一期咱們這一連串地提前完成任務，上級對咱們印象可不小哇，前兩天工地主任跟我說：「老董，這一階段你們工作搞的不壞呀，應該總結總結經驗啦。」他這一句話說的我心裏熱乎刺地。今下晌這一砲再打的響着點，我這麼核計，用不了多少天，我的也能解決了！

郭：我幹活不好想這些。

董：奮鬥目標嘛，爲啥不想呢？（稍停）老郭，跟女方那頭可說好啦，下星期你可一定得去。

郭：我還怪打聲的呢，人家一看我這個樣，一個老頭子，能中意嗎？

董：我跟她說過，看外表長的是老些，那都是舊生活折磨的，她不在乎這個。她男人去世四年了，她今年都三

十五歲了，連個孩子也沒有，也迫切需要找個對象啊。再說也是不容易找到個般配的。你們倆真是太般配了！

郭：你不是說她心挺高嗎？

董：我把你各方面的表現跟她都介紹了，我看她挺滿意。

郭：你都咋介紹的呀？

董：我就說你怎麼能幹啦，人品怎麼好啦，這些唄。

郭：你準是跟人家吹了我一通，我不贊成這樣，有啥說啥嘛！

董：缺點也提啦，我說就是有時候脾氣大點。這不假吧，老郭？我還記着上回你跟我鬧的那回事哪！

郭：哪回呀？

董：打基礎坑那回唄，石頭子洗的不太乾淨，你說啥也不給使換，到底逼着我叫人家給重洗了。好傢伙，那回你鬧的我好下不來台呀！

郭：老董，你說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二十多歲那嚕，我真想娶個媳婦，可是辦不到，後來就乾脆不想啦。這幾年呢，又勾起這個心思來啦！

董：是啊，咱們日子好過啦，你也該安個家啦。（感慨地）這幾年生活提高的多快呀！我跟你弟妹結婚那嚕，那還是解放前呢，家裏窮的三天兩頭斷頓，結婚一個月，就死逼無奈跑到這街上來學織手巾。可是，解放